城西湖畔看风景

赵克明

在霍邱工作生活的日子里，小区就在城西湖畔，站到居室的北阳台，隔着闪闪烁烁的沿岗河柳影，就可以看到“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城西湖。

每天傍晚，夕阳的余晖染红湖水的时候，我习惯地与老伴一道去湖畔散步，沿着新修的沿岗河景观带，缓步走过工农兵大桥，一直走到延伸向湖水的老路道，往往会立在那儿，静观鸟儿在水面嬉戏，谛听波浪轻轻拍打路侧罅隙的声音，遥想城西湖逶迤而来的风雨沧桑。

城西湖是与淮河连为一体的，远古时就是淮河的一个支流，由西南向东北径流注入淮河。第四纪晚更新世，沿淮一带呈沉降状态，河流迂回侧蚀作用强烈，使得城西湖段河道逐渐加宽。又由于新构造运动，到晚更新世晚期这一区域自南而北翘起，淮河河道逐渐北移，南侧地形低洼处便形成了“胃状”湖体，即后来的城西湖。

城西湖没有“女娲补天”“精卫填海”之类的神话色彩，但它却有着真实而颇具震撼力的神话。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开国领袖毛泽东“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下，城西湖畔摆开轰轰烈烈的治淮战场，创造了人定胜天的奇迹；“大跃进”年代，在城西湖及其以南的丘岭地区，再一次摆开“与天斗与地斗”的战场，兴建了举世瞩目的史河引灌工程，谱写出一曲气壮山河的英雄之歌；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一支军民联手的铁军集结城西湖，打响了垦湖造田的战斗，创造了现实版的“沧海桑田”的传奇。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主席在南京军区计划围垦城西湖的报告上作了长达数百字的批示。就是这个打着时代印记的“五·七”指示，改变了泱泱一水城西湖的面貌。两个师的军人，十万名的民工，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在淮河蓄洪湖里诞生了一个军事化的农场，一个一望无垠的绿洲。春天里，一垄连着一垄的麦苗，释放着鲜艳的绿，无边无垠，直逼你的眼睛，微风拂过，舞动着一轮一轮的绿波；夏天里，弥望的是灿然的麦穗与豆角，黄中透着明丽的亮色，暖风一吹，如跳跃的金子一般；最壮观的是收割时节，湖内湖外，堤上堤下，到处都是身着绿军装的年轻人，到处都是来来往往的绿军车，此起彼伏的歌声，此伏彼起的号角声，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整个城西湖上演着一部动感十足撼人心魄的超级大片。

城西湖军垦20年，不仅为“备战，备荒，为人民”创造了极为可观的物质条件，对当地的工业、商贸、交通、教育、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融洽了军民关系，演绎了一个个军民鱼水情深的感人故事，这些故事犹如窖藏老酒，愈来愈散发出令人回味的幽香，而且积淀为浸润人们心灵的军垦文化。

以历史的眼光看，当年的围湖造田无疑是城西湖的一道风景，而后来的退耕还湖更是靓丽的风景。那是历史掀开的新的一页，那是中央高层决策者的统观全局放眼未来，那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

伫立城西湖畔，观赏着这颗璀璨夺目的淮河明珠，尽情享受这天造地设的自然生态。

清波荡漾，一碧万顷，淡妆浅眉，素面朝天。湖水极有层次感，近处很浓，温婉如碧玉，蕴涵深邃；远处淡而明，亮光闪闪，如新开的铜镜；更远处则迷迷茫茫，如梦如幻，与天边融为一体，像极了名画家笔下隐隐约约的写意画。

四季风光，各有意趣，这也是城西湖的魅力所在。春夏季节，杨柳披拂，湖面时隐时现，明灭不定，或摆动一下素手，或闪过一只媚眼，好似隐在素纱帐里的女子，迷离出一帘幽梦，又好似调皮的顽童在跟你捉迷藏，忽而东，忽而西，发出咯咯的笑声。秋冬时节，树叶凋落，闪亮亮蓝汪汪的湖水便落落大方地接近你，展示出自己晨光的素净与晚霞的华美，时而如乡野村妇，时而如大家闺秀。最可人的是候鸟迁徙的季节，这儿俨然成为“鸟儿的天堂”，除了常年居留在湖区的各类野鸭外，大雁、天鹅、鸥鸟们喜欢在此停歇，一阵阵一群群，数量煞是可观，它们或振翅翱翔于湛蓝的低空，或昂首漫步于清澈的湖面，或舞动着轻灵的羽翼孩子似地与人逗乐。鸟儿陶醉，人也陶醉，这种鸟与人近距离相戏的场景，和谐，优美，美美与共，真可谓“天人合一”的境界。

如果说湖里的水景是一幅画，那么周边则是美不胜收的画框与陪衬，最宜人的莫过于北堤外的万亩莲荷。“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翠叶田田，娇花烨烨，微风拂过，碧浪中浮动着万点荷花，空气中洋溢着馥郁的荷香；亭榭玲珑，画廊婉曲，衣袂飘飘的文创少女移步于藕花深处，真的是人面荷花相映红，而她们纤纤素手托举的纸花伞也宛如朵朵盛开的荷花。好一幅悦目赏心的诗意风景！苇花飘絮，秋菊吐芳，进入收获季节，连片荷田里则是另外一番景象：身着皮衣的采藕人，犁开浪花的采藕船，远远近近满是欢笑声与机器轰鸣声，协奏出一曲摇动心旌的乡村交响乐，渲染出一幅令人叹为观止的丰收图景；在苇花簇拥的乡村道路上，大小车辆来来往往，车上载满鲜嫩壮硕的白藕，也载满城里人漫游乡村的畅快与满足。乡友在朋友圈频发讯息：城西湖万亩荷花基地已入选安徽省第二批“后备箱工程基地”名单；城西湖畔荷乡景区已通过有关部门的景观价值评估，列入3A级旅游景区创建单位；城西湖生态圈已被国家批准为淮河生态文化长廊建设的重点工程……

自从寓居外地，日里梦里总萦绕着“在水一方”的“伊人”，那一汪湖水时时撩拨着我这个游子的心，牵动着我“溯洄从之”“溯游从之”之情，每次回霍邱，我都要去看看城西湖，看看她与那座小城一起发生的蝶变，看看她们妆扮出的最美风景。

近几年，每到城西湖畔，我都会有意想不到的“巧遇”。当年治理淮河的水务人寻踪来了，当年围湖造田的官兵“回味军营梦”来了，当年学军学农的清华北大大学生“重走青春路”来了，他们走近波光潋滟风景焕然的城西湖，走近生态和谐仪态万方的湿地圈，走进散发着淮河本土气息的霍邱县淮河文化园，走进收藏着他们美好记忆的城西湖军垦文化展馆，所有人闪动的眼眸，都让我读出了内心的激动，读出了岁月的蕴涵，读出了文化的芬芳。——虽然他们现在身居异地身份不同，虽然他们已鬓斑如霜满脸沧桑，虽然他们已拄杖而行步履微颤，但是有一种文化已深深植根于他们的心田，那就是“顾全大局、迎难而上、团结协作、艰苦奋斗”的军垦精神，那就是和平时期军地军民携手共谱“鱼水情深”的军垦精神，那就是毫不动摇执行党中央号召“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军垦精神。在初建的军垦文化展览馆，很多当年的亲历者献出自己的回忆录手稿与珍藏纪念品，表达对“第二故乡”的诚挚情感，也表达对霍邱人珍视这份历史文化的礼赞。我想，在赓续历史文化精神的社会背景下，假以时日，城西湖军垦文化展馆这一新载体，一定会成为霍邱县红色旅游的一道闪亮风景线。

前不久回霍邱，我又习惯地走向城西湖，却见工农兵大桥头竖起了高大的工程施工大门，上面张贴着淮河生态文化长廊建设之城西湖工程建设的施工告示，隔河望去，湖堤上吊车、推土机等工程车正在穿梭忙碌着，据说要将堤坝固基拓面，修筑成多车通行直达淮河的风景大道，让淮河这条银线真正串起城西湖这颗珍珠，使城西湖风景的外溢效应愈加彰显。

听着乡友绘声绘色的描述，我的脑海里鲜活了一个个镜头：恍如翡翠的城西湖面，碧波闪烁，画舫轻飏，一橹一桨摇出丝丝缕缕的悠闲与惬意；通往湖心亭的曲桥上，钓者列阵，观者如云，双双眼眸都闪亮着动人心弦的诗意与远方；荷花、菜花、垂柳簇拥的环湖堤岸，健身步道，蛟龙盘旋，无数矫健的身影释放出活力与魅力的青春与梦想；“相看两不厌”的淮河与城西湖如一对母女，相依相偎，相呼相应，彼此呵护，含情脉脉，演绎出属于这个崭新时代的最动人乐章……

这样怀想着，我轻轻吟诵起古老的浪漫诗句——“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淠河

江湖

我的故乡静卧在月亮岛西侧的二道河畔，村前蜿蜒的“老沙河”是淠河的支流，也是六安人心中流淌的母亲河。

记忆中的童年，老沙河的河床只比马路低一人多高。黄沙沉积的河床绵延向东直奔正阳关，蒿草与巴根草在风中起伏，野花零星点缀其间。放假的日子朴素而鲜活：随父母在河畔沙土地耕作，点玉米、插红芋、挖花生、拔萝卜，看叔伯们在临水的沙滩挖出一垄垄沙坑，撒豆覆沙，待沙垄上裂缝出现，铲走上面的黄沙，嫩生生的豆芽便如珍珠般蜷在沙窝里。叔伯们将豆芽在清澈的河水里清洗干净，码进竹筐，第二天蹬着二八大杠自行车穿过薄雾，到对岸的各大菜市吆喝售卖。河滩上，时光仿佛在这里放慢了脚步，牛羊慵懒地啃食青草，放牧的老人叼着烟斗晃悠着跟在后面，享受着那份闲适与自在。

河道边上的野柳林是我们童年的天然乐园，夏天我们在树林里捉知了捣鸟窝，冬天我们在雪地里赶兔子，脚下的沙滩绵软而温柔。可一到雨季，温柔的老沙河便换了脾性。洪水裹挟泥沙奔涌而下，柳林成了阻水的屏障，河水顷刻暴涨。上游冲下的房梁、家具在浊浪中翻滚，偶尔还有猪牛挣扎着在水中沉浮。月亮岛被洪水吞噬，六安师专的师生只能划着小船在校园里避险。当洪水威胁到村庄时，全村老少扛着铁锹、拖着麻袋冲向马路，争分夺秒在野地里装填沙土。我们这些半大孩子也弓着腰帮忙扯着麻袋，目睹大人们垒起一道坚固的防线，将肆虐的洪水挡在村外。

洪水来临，进城读书的路成了生死考验。绕行窑岗嘴十几公里常常迟到，抄近道只有挤柴油铁皮船，贩菜的三轮车上的竹筐和进城上班上学的人将大船塞得满满当当。因为超载，船头的升降搭板时常没入水中，安全隐患无时不在。等到水退过半，大船只能泊于河心，我们不得不卷起裤腿，从高高的船上放下自行车，跳入没过大腿的水中，跟在大人后面蹚水前行。夏季还好，若是遇到春汛冬凌，冰冷的河水如针扎般刺痛神经，上岸后双腿早已冻得青紫，许多人的膝盖从此落下了病根。

洪水退去，河滩满目疮痍：玉米倒伏泥浆满身，花生被泥土覆盖，红芋的秧苗因为闷在水里淹死大半，甚至有些滩头沙土都被冲走，留下一个个深邃的沙洞。河道的景象也完全改变，原本搭建的小桥早已不知所踪，进城的便道毁损严重，一截截断在河道里。此时，进城上学的孩子只能乘小划子往返，好学的我们，早就偷偷学会了撑船，在船夫不在的时候常常自己撑船渡河，技术压身，会撑船成为我们那时半大小伙必备的技能。

八十年代末，改革的浪潮涌进村庄。卡车轰鸣着碾过马路，载着黄沙运往六安合肥。滩涂下的河床陆续被辟作几个沙场，村民们为争抢运沙车常常大打出手。卡车进场，烈日下叔伯们挥舞着大洋锹，将路两边黄沙一锹一锹起抛进车厢里。每一次装沙，都是一车黄沙与一身热汗的交换，而那几张钞票，便是司机们给予的酬劳。起先黄沙的价格低廉，一卡车黄沙仅值几元钱，这对于长年累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叔辈们来说，已经是难以抗拒的收入诱惑。在村民眼里河道中堆积着的就是金山银山，身体里蕴藏着无穷的力量，只要能换取钞票，即使装沙辛苦，手上磨出血泡，又有哪个村民不愿意在烈日下挥洒汗水，赚取那份诱人的收入？再后来，黄沙值钱起来，河道里高达数米的黄沙被一车车卖掉拉走，沙场逐渐卖成了沙塘，精明的村民开始购买吸沙泵，昼夜轰鸣吸出河床下面的沙子，大大小小的沙塘使河道千疮百孔，生态更是到了崩溃的边缘。河道因为采沙开始变深，沙塘暗藏的流沙曾吞噬过好几位戏水少年。

转机，始于新世纪的生态觉醒。2008年起，市委市政府陆续投入数十亿元，用于河道生态修复、水环境综合治理，这些举措显著改善了淠河水质，河道两岸的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恢复。如今，25公里长的河段已然旧貌换新颜，淠水已安澜，三道水坝蓄起碧波万千。淠河展现出她那优美的自然美景和丰富的文化底蕴，具有地方特色的城市公园和旅游景点临水而建，横排头风景区、天源湖城南水上枢纽、淠河湿地公园、月亮岛水上运动中心……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淠河的魅力，也留住了像我一样离开家乡的人的乡愁。现在的淠河岸边，骑行道、草坪、沙滩、栈桥、亲水平台一应俱全，孩子们在草坪上放飞风筝，俊男靓女在塑胶跑道上慢跑健身，河西广场更成了我的老家乡亲们休闲锻炼的首选之地。水清岸绿的淠河，一支支皮划艇划开粼粼金光，大美湿地如同城市的会客厅，吸引着众多市民前来亲近水源网红打卡。

淠水汤汤，承载着六安人的悲欢。河底的流沙记载着每一场洪水与每一次重生，而岸上的我们，终是在沧桑变迁中读懂了河流所承载的痛楚与复苏，意识到绿水青山才是金山银山。

散文

一棵树

熊 旸

坐在办公室里，向门外看去，就能望见百米处的一棵树。

其间，有几户居民的楼房，房顶上不规则地排列着各式的太阳能热水器，遮挡了这棵树的半个身影，给人“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意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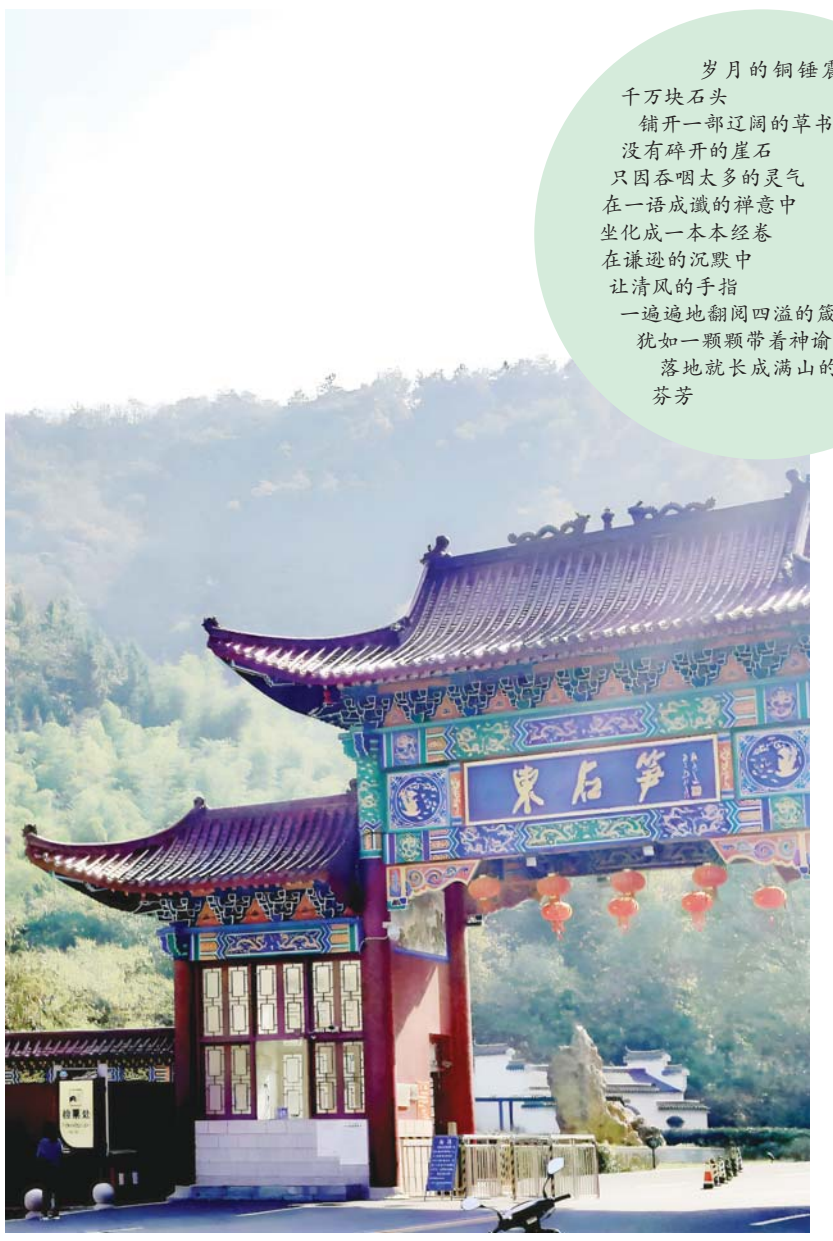
要看树景，人便要站起来，移步门前，映入眼帘的是一株高大的形如伞状的泡桐树。它那粗壮的干，看起来憨态可鞠，会让人感到更多的诚实与信赖。数百根枝丫从树干中斜伸出来，就像是一个个可爱的孩子伸出的小手臂，以天真的模样，以平凡的容貌，相互抱在一起，构成一幅相依为命的画面。你仿佛觉得它们就是属于那方净土的主人，谁少了谁，都不应该似的。

春来，风送来一些微妙。枝条上的芽儿渐渐涌向浓郁，尽情盛开出紫色的花，一团团，一层层，像云海似的，在阳光下溢彩流光。花开无声，惊艳无数只蜂蝶前来靠近花心。淡淡的香里，注入满满的青春与活力。而每当细雨朦朦、淅淅沥沥地打湿树的全身，仿佛出落成一位烟雨中的美人，那脱胎于春雨中的风情，让你每看到一次，就顿生怜爱一回。不知不觉中整棵树显得深青，浓绿宽大的叶片映衬着。时常又有三五成群的鸟儿，栖息树上，叫声宛如凤鸣。当你行走树下，偶然，还会有花朵飘下，洒落在手心里的那种惬意和美好。是的，你已被一种无尽的香溢包围。

秋意一天天渐浓。最显著的变化，还是在树的那些叶片的颜色上。整个一棵大树披上金色的外衣，一夜秋风，黄叶尽落，枝条横空，枝头捧起串串的果实，天空中仿佛挂着一张版画。树把空间留下，让你以思想、以感情去填满、去充实。而这生命与凋谢同存的景致，正如古代诗人笔下的微妙情思：“扁舟一苇归何处？家在江南黄叶村。”当然会撩起你享受在这秋天里无尽的特有情趣。

冬天，干枯的树枝融在灰浅的天空中，仿佛素描作品中的淡淡几笔。这时，一场雪悄悄地飘洒，而当最后几片雪花停下来的时候，白皑皑的雪陪衬着树景，看起来如诗如梦，更撼动着强者的情绪。尤其是初冬的雪，由于空中和地面的温差，形成晶莹剔透、千姿百态的一大盛景——树挂，这在爱自然、爱生活的人的眼中，便会留下永恒的快乐瞬间。

翘首阳光明媚。不知多少次了，走近这棵树，已经在我的心中留下无限记忆和美好。从冬到春，黄昏到黎明。无论刮风或是下雨，降霜还是飞雪，这棵树，它站成了自我的姿态，始终以顽强的生命力，赋予重生嫩绿，直至开花，结果。



岁月的铜锤震碎
千万块石头
铺开一部辽阔的草书
没有碎开的崖石
只因吞咽太多的灵气
在一语成谶的禅意中
坐化成一本本经卷
在谦逊的沉默中
让清风的手指
一遍遍地翻阅四溢的箴言
犹如一颗颗带着神谕的种子
落地就长成满山的葱郁和
芬芳

流 冰/摄
程东斌/诗

诗与画

南荷园的春天

黄学镇

南荷园小区坐落在舒城县城区鼓楼北街西面，与县城地标性建筑帅旺五洲酒店仅一墙之隔。南荷园小区面积不大，但错落有致，有着200余住户的五栋居民楼依次矗立在小区的南、北、西三侧，一条长600米左右且蜿蜒曲折的沥青柏油路将小区的五栋居民楼紧紧地环绕着。五栋楼的中间区域，有一个人工挖掘而成的不规则三角形池塘，一片片荷叶飘散四周。临近池塘的西南角，沿着三面环形台阶走下来，是一个圆形的小广场。小广场中央的花台里，一颗球形桂花树常年茂密地生长着，每逢桂花盛开的季节，一种特有的清香随风弥漫，沁人心脾。

顺着池塘与小广场的四周，一条环形青砖步道将整个小区连接得更加紧凑。池塘的北边有座古色古香的五角亭子，飞檐翘角，屋顶上精致排列的褐色瓦片与亭柱间的木质雕花相映成趣，炎炎夏日的夜晚，常有人静坐亭中乘风纳凉。紧挨池塘的西边还有一处假山、小片竹林和一座小拱桥，夜晚散步其间，轻风拂过，竹叶沙沙作响，曲径通幽之感顿时油然而生。

小区道路和公共停车位之外的空地上栽满了各种绿植和草坪，树干高大树叶茂密的樟树、栾树、柳树和白玉兰散落在主路两侧和草坪中，身材稍矮且被修剪整齐的红叶石楠或冬青灌木、鸭掌木、紫锦木，以及桂花树等分布在主路或辅道的边缘，时而也能看见一两株龙爪榆、铁树、樱花、石榴、银杏等点缀草坪中间。

阳春三月，万物复苏，南荷园小区也是一片春意盎然。池塘边的一颗颗柳树早已枝繁叶茂，弯腰垂下的浓密枝条上挂满了尖尖的细叶，远望去，一排柳树像是被涂上鲜艳的绿色，翠绿的枝条随风舞动，树影倒映水中，令一池春水也更是平添了几分碧绿。盛开着的几株樱花在树丛中分外耀眼，满树白色的樱花竞相绽放，洁白无瑕，只有极少的花蕾尚未打开，一副含苞待放的楚楚动人模样，盛开后的朵朵花瓣中伸出鲜嫩的花蕊，引来蜜蜂彩蝶上下翻飞。

小区树林里有两种玉兰树，一种白玉兰，一种是二乔玉兰。白玉兰花稍大一些，满树的玉兰花灿烂绽放，硕大的花瓣通体洁白，阳光洒在上面，分外耀眼夺目。二乔玉兰花的花苞呈紫色，开放后的花瓣外侧是紫色，里面却是白色的，互不浸染，让人不禁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一两株茶花在小区的角落里也在悄然绽放，红色的大花瓣、黄色的柱状花蕊在满枝绿叶间竞相奔放，令过往的行人忍不住驻足观赏。

半人高的灌木旁边，不经意间有数株杜鹃静悄悄地盛开着，玫瑰色鲜艳的花朵覆盖着大部分花枝，反衬着红多绿少。杜鹃花的红素雅亮丽，它红而不媚，艳而不妖，令人赏心悦目。树丛中盛放最为激烈的花，当属院墙边那连成一片的几株紫荆，从树根部到树梢，一团团、一簇簇紫色的花瓣将树干和树枝全都厚厚地包裹着，争相怒放。紫荆后面是几棵正在盛开的紫叶李，满树叶片姹紫嫣红，远远望去，一片火红的颜色。此情此景，不由地让人想起韩愈《晚春》中的两句诗词——“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

鸟雀们早已感知到春天脚步的来临，在树木草地之间高兴地来回穿梭。体型肥硕的喜鹊拖着长长的尾巴，挺着白色的肚子，“喳喳喳”地叫着不停，时而双鸟伴飞，时而独自踱步在草坪上找虫吃。三五成群的麻雀数量最多，不时地从一棵树中翻飞到另一棵树丛中，不一会儿又集体落到草地中、主路上，蹦蹦跳跳，发出响亮的“叽叽喳喳”声音，似在歌唱，也像是在相互嬉戏、吵闹。全身毛发乌黑发亮的“八哥”最大胆，独自悠闲地在灌木丛边的草坪中慢步，黄色的喙不时地向草丛里啄一下，遇到行人在旁边走过，哪怕只有一两步的距离，它也不会躲闪、飞走。时而，也能看到几只鸽子，睁着圆鼓鼓的眼睛，梳着光滑整齐的羽毛，在草地或道路上优雅地闲庭信步，不时地啄着食，“咕咕咕”地发出响亮的叫声，待人快要走近的时候，便扑愣愣地一起展翅飞走。

仲春里的南荷园，除了满眼的绿色和竞相争奇斗艳的各色花儿外，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早晨树林间鸟雀们悦耳的鸣叫声。每天清晨六时许，一串“叽叽叽”细小的鸟鸣首先打破窗外的宁静，接着便有声音稍大一点的“唧唧唧”的声音应和着，紧接着，三只，五只，更多的鸟雀渐次加入进来，“叽叽叽”“啾啾啾”“唧啾唧啾”“嘤嘤嘤”……地对叫起来。有短声的，有中长声的；有声音急促的，有悠扬婉转的；有细细的声音，有激昂响亮的鸣叫，此起彼伏，也有几种鸟鸣声同时响起的，好不热闹！尚未起床，窗外悠扬的鸟鸣声不断传入耳际，很是惬意。静心倾听，那美妙的声音似曾相识。那清脆的鸟叫，岂不是一个个美丽的小精灵在耳边欢乐地歌唱？亦如同一位慈祥的妈妈在枕边轻声呼唤年幼的孩子们穿衣、起床，是那么亲切又动听！又好似一场台戏开场的前奏，有弦，有钹，有琴，有鼓，有唢呐，有笛子，有二胡……你放奏罢我登场，多而不乱，杂而有序，精彩纷呈。随着窗外的阳光渐渐明亮起来，树林里一直热闹欢快的鸟鸣声才慢慢稀疏下去。

天气晴朗的日子里，中午时分，小区的小广场上开始热闹起来，大多是爷爷奶奶或年轻的父母们陪着幼小的孩子在游玩。有人陪着孩子打羽毛球或踢足球，有人推着婴儿车在转圈晒太阳，也有调皮的小朋友在相互追逐嬉戏，不时传来一阵“嘻嘻哈哈”的笑声。大人们在环形的台阶上或坐或站，一边看着孩子们运动玩耍，一边相互聊着天下大事或家长里短。喜欢宠物的户主们也会趁着中午的阳光在小区遛狗，任由小狗们在草丛和树木间你追我赶，尽情地撒欢，一幅欢乐祥和的场面。

三月的风

徐承科

三月的风，轻柔地吹过来，吹绿了柳芽，吹醒了大地，吹开了人们欢乐的笑靥。

三月的风，掠过水面，吹到姹紫嫣红的公园。公园里成群结队的游人沐浴着春光，来这里“踏青”。孩童在花丛间嬉戏，风筝在天空中飘舞，正值假日，景色怡人的林荫道上，有几位系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正兴致勃勃地随意溜达。“阿姨，这是您丢的钱包。”“哦……谢谢你，小朋友。”“不用谢，阿姨，老师对我们说过，拾到别人的东西应当归还。”“小朋友，我带你一道去吃果脯……”“不，不，我还有事，再见了，阿姨！”“哎，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我叫赖宁。”“赖宁？！……”啊，三月的风，纯净的风。

三月的风，越过田野，飘着桃花的芬芳吹进了田园。在那一望无垠的原野上，有几位年过半百的阿叔穿着雨靴，拿着铁锹正在田间劳作——原来他们在浅水田里扒莲藕，也有人在草莓基地采摘草莓，还有人穿着水衣、驾驶小船在池塘张网捕鱼，白花花的鲜鱼活蹦乱跳地抖进船舱，收获满满。这些农副产品运到市场供应城乡居民，就变成了可观的商品价值。啊，三月的风，和煦的风。

三月的风，透过雨丝，抖动着满树洁白的梨花扑进公路旁靠站的客车。车厢里拥挤异常，就在车门即将关闭的瞬间挤上一位怀抱婴儿的大嫂，乘客不约而同地纷纷给她让道。大嫂面含微笑，频频点头致谢。此刻，一位身着红西服的少女轻盈地站起来给她让座，大嫂那感激的双眸闪动着喜悦的泪花——新时代的大家庭中团结友爱的精神正在发扬光大。啊，三月的风，温馨的风。

三月的风，在明媚的阳光下，带着浓郁的泥土气息，吹遍了山水原野，构成了一幅幅水乳交融的江淮春光图……